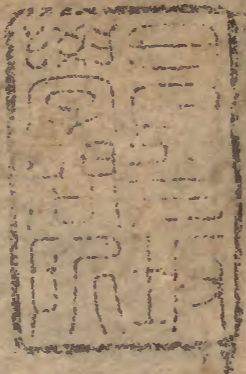


程氏遺書

十一之七

三



			九	漢
			三	書
			五	門
			九	
			五	
			三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一	
			七	
			五	
			〇	
			九	
			二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一

明道先生語

師訓

劉綰質夫錄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德也君德即天德也

思無邪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德不孤與物同故不

也孤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聖人以此為戒以神明其德夫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
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
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
之也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無人則無以見天
地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易曰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以誠包心以至誠
參天地不若以至誠體人物是二本也知不二
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如或者以
清虛一大謂天道則此一作乃以器言而非道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模範出一天地爾非在
外也如此曲成萬物豈有遺哉

天地設位而易行其中何不言人行其中蓋人亦
物也若言神行乎其中則人只於鬼神上求矣

若言理言誠亦可也而特言易者欲使人默識而自得之也

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哉得上下家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無三才也一之而兩之無用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則無間斷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即天道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仲弓之問仁而仲尼所以告之者以仲弓為可以事斯語也雍也可使南面有君之德也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祭如也祭神如神在

敬以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釋氏內外之道不備者也

克物寡難

自下達上者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鼓董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人也故不能無憂

天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者也

成用也體用無先後

變變則通通則久

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

願子願子賢賢言子言子誠誠信信不不入入之之也也子曰

誠誠

天地之止止恭作肅肅便雍也

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

中庸誠便是神

天神無間斷

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耳心則無遠近

也

學在誠知誠養

學要信與熟

正己而物正大人之事學須如此
敬勝百邪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天

欲當大任須是萬實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
失之毫釐繆以千里深可戒慎

平康正直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諸身者可謂

仁之方也已博施而能濟衆固仁也而仁不足
以盡之故曰必也聖乎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
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
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
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
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醫家言四體

不仁寡能體仁之名也

一本鑿字下別為一章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

告子此言是而謂犬之性則非也萬物之生意最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

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

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

人賢不肖國家治亂不可以言命

至誠可以贊化育者可以回造化

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須

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

排也每中也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也

冬寒夏暑陰陽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無方

故易無體若如或者別立一天謂人不可以包

天則有方矣是二本也

窮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物也

天地只是設位易行乎其中者神也

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者謂清者神則濁者非神也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言有無則多有字言無無則多無字有無動靜同如冬至之前天地閉可謂靜矣而日月星辰亦自運行而不息謂之無動可乎但人不識有無動靜爾

正名聲氣名理刑名理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天行物無妄天下無行付與無妄天性豈

有妄耶聖人以茂對時育萬物各使得其性也無妄則一毫不可加安可往也往則安矣無妄

震下乾上動以天安有妄乎動以則有妄矣

犯而不校校則私非樂天者也犯有當報者則是循理而已

意者任意必者必行固者固執我者私已

緩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乎

禮云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已如鳳凰來儀
百獸率舞之事三代以降無此也

秦誓武成稱一月者商正已絕周正未建故只言
一月

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生偏則為禽獸為
夷狄中則為人中則不偏常則不易惟中乃足
以盡之故曰中庸

陰陽盈縮不齊不能無差故曆家有歲差法
日月得氣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

古今異宜不惟人有所不便至於風氣亦自別也

日月星辰皆
氣也亦自別

時者聖人所不能違然人之智愚世之治亂聖人
必示可易之道豈徒為教哉盖亦有其理故也
學要在自得古人教人唯指其非故曰舉一隅不
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言三隅舉其近若夫告諸
往而知來者則其知已遠矣佛氏言印證者豈
雖甚人言亦不動待人
之言為是何自得之有

行貞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與後周之文不悖

後先進則為時之弊言之彼各有當也

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
備此數者而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又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
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者只是言
忠信也忠信者實也禮樂者文也語成人之名
自非聖人誰能當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
踐形如此方足以稱成人之名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故

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萬物皆
有理順之則易達之則難各循其理何勞於己
力哉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德

理一作也

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
可矣死生亦大矣非誠知道則豈以夕死為可
乎

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
善增則惡滅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

耳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此孔子所以告子張者也若顏閔則無此問孔子告之亦不如此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

中矣唯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二者蓋皆適於義孔悝受命立輒若納蒯聵則失職與

輒拒父則不義如輒避位則拒蒯聵可也如輒父則奉身而退可也故子路欲勸孔悝無與於此忠於所事也而孔子既被脅矣此子路不

得不死耳然燔臺之事則過於勇暴也公子郢志可嘉然當立而不立以致衛亂亦聖人所當罪也而春秋不書事可疑耳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者煩數也

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遠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

貫之忠者天理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

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遠

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

必有事焉而勿正事者事心勿忘勿助長養氣之道當如此

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

祖考來格者惟至誠為有感必通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君子行法以俟命朝聞道夕死之意也

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

湯武反之身之者學而復者也

視其所以所以用也觀其所由由所後察其所安意

所安也
所存也

北宮黝要之以必為孟施舍推之以不懼北宮黝
或未能

無懼故黝不如施舍之守約也子夏信道曾子明

理故二子各有所似

公孫丑謂夫子加齊之鄉相得行道焉如此則能

無畏懼而動心乎故孟子曰吾我四十不動心

人心不得有所繫

剛者強而不屈毅者有所發木者質樸訥者遲鈍

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
是一物文是一物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
所生儉自實所出故林放問禮之本子曰禮與
其奢也寧儉言儉近本也此與形類矣推此理則甚有事也
以物待物不以已待物則無我也聖人制行不以
己言則是矣而理似未盡於此言夫天之生物
也有長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一作安
可使小者亦合乎天理如此豈可逆哉以天下
之大萬物之多用一心而處之必得其要斯可

矣然則古人處事豈不優乎

志可克氣氣勝志一有則憤亂矣今之人以恐懼而

勝氣者多矣而以義理勝氣者鮮也

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
命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無以為
君子是矣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
之以命哉若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
仁者不憂樂天者也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言為仁之本非仁之本

也

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德之序也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學之序也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

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

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如卦之德乃卦之體也

純其仁蓋言厚也

自明而誠雖多由致曲然亦有自大體中便誠者雖亦是自明而誠謂之致曲則不可

體群臣者體察也心誠求之則無不察矣忠厚之至也故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言盡其忠信而厚其祿食此所以勸士也

敬鬼神而遠之所以不黷也知之事也先難後獲先事後得之義也仁之事也若知者利仁乃先得後事之義也

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

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也

仁者其言也訥難其出也

治道在於立志責任求賢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學之要也

操約者敬而已矣

顏子不動聲氣孟子則動聲氣矣

無妄震下乾上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若

顏子之有不善豈如衆人哉惟只在此間爾

蓋猶有己焉至於無我則聖人也顏子切於

人未達一息爾不遷怒不貳過無伐善無施勞

三月不違仁者此意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顏子之不惰者敬也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者用也敬則誠

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

以出之信以成之孫順也不止於言

聖人言忠信者多矣人道只在忠信不誠則無物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

有物乎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者體用也

學者須識聖賢之體聖人化工也賢人巧也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孟子言己志者有德之言也言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學至於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為樂

造道也好之者如遊他人園圃樂之者則己物爾然人只能信道亦是人之難能也

三代之治順理者也兩漢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

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為之胡不乘牛而服馬乎理之所不可

祭者所以盡誠或者以禮為一事人器與鬼器等則非所以盡誠而失其本矣

禮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則義也三年之服禮之至義之盡也

致知養氣

克己最難中庸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

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

先甲三日以窮其所以然而處其事後甲三日以

究其將然而為之防甲者事之始也庚者有所

革也自甲乙至于戊己春夏生物之氣已備庚

者秋冬成物之氣也故有所革別一氣

隨之上下才與位皆陰柔隨之極也故曰拘繫之

乃後維之維又從而王用享於岐山唯太王之事

民心固結而不可解者也其他皆不可如是之

固也

學之興起莫先於詩詩有美刺歌誦之以知善惡

治亂廢興禮者所以立也不學禮無以立樂者

所以成德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若夫樂則安安則

久久則天天則神神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

威至於如此則又非手舞足蹈之事也

綠衣衛莊姜傷已無德以致之行有不得者反求

諸已而已矣故曰綠衣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

人俾無說兮絺兮綌其以風我思古人實
獲我心絲之綠由女之染治以成言有所自也
絺綌所以來風也

冬蠶斯惟言不妬忌若葶苈則更和平婦人樂有子
謂妾御皆無所恐懼而樂有子矣

居仁由義守禮寡欲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下學而上達意在言表也

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為
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

非徇名也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不誠則逆
於物而不順也

乾陽物一有也不動則不到其靜也專專其動也直

直直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氣物一有也不靜則不

柔柔作躁一其靜也翕翕聚其動也闢闢發不翕聚則

不能發散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或以格為止物是二本矣
人須知自慊之道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性情猶言資
質體段亭毒化育皆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
已者貞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貞也
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為之虧然月之
光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
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惟無成
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

識變化為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宜是
以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

世雖有作者虞帝為不可及矣蓋當是時風
未開而虞帝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若
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為治者終苟
道也

動乎血氣者其怒必遷若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
物以應之怒不在此何遷之有

聖人之言冲一作中和之氣也貫徹上下

人須學顏子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有一作
立孟子者禹稷之事功也

中庸之言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
是夫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
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者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皆不累於己爾

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與聖人同爾
人須知自慊之道自慊者無不足也若有所不足
則張子厚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
之三少降在帝左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作聰明順天

也理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取狼為
興者狼前後停興周公之德終始一也稱公孫
云者言其積德之厚赤舄几几盛德之容也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
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
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也有節故有餘止乎禮義者節也
月不受日光故食不受日光者月正相當陰盛亢

陽也鼓者所以助陽然則日月之晝皆可鼓也

月不下日與日
正相對故食

季冬行春令命之曰逆者子刻母也

大玄中道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

首一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

外也揚子雲之學蓋嘗至此地位也

顏子短命之類以一人言之謂之不幸可也以大

目觀之天地之間無損益無進退譬如一家之

事有子五人焉三人富貴而二人貧賤以二人

言之則不足以父母一家言之則有餘矣若孔

子之至德又處盛位則是化工之全爾以孔顏

言之於一人有所不足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群聖人言之則天地之間亦富有餘一作亦也

惠迪吉從逆凶
常行之理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

妄爾

東周之亂無君臣上下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

其為東周乎言不為東周也

素履者雅素之履也初九剛陽素履已定但行其志爾故曰獨行願也

視履考祥居履之終反觀吉凶之祥周至則善吉也故曰其旋元吉

比之無首凶比之始不善則凶

豮豕之牙吉不去其牙而豮其勢則自善矣治民者不止其爭而教之讓之類是也

介于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而作何俟終日哉

豫者備豫也逸豫也事豫故逸樂其義一也

謙者治盈之道故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為難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無體義無方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

之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

孟子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正是著

意忘則無物

天者理也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

易要玩索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學只要鞭辟一作約近裏著己而已故切問而近思

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

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

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句與

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人最可畏者是便做要在燭理

一本此下子與有間未之能行唯

思有間

宰予晝寢以其質惡因是而言

顏子屢空空中一作心受道子貢不受天命而貨殖

億則屢中役一作億聰明億度而知此子貢始事

至於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乃後

來事其言如此則必不至於不受命而貨殖也

天生德於予及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聖人極

斷置其理

文不在茲言文未嘗亡倡道在孔子聖人以為已任

詩書執禮皆雅言雅素所言也至於性與天道則子貢亦不可得而聞蓋要在默而識之也

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發之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表裏之義也

理義體用也

理義之悅我心

居之以正行之以和

良其止止其所也各止其所父子止於心君臣止

於義之謂良其背止於所不見也

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贊者

參贊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謂

也非謂贊助只有一箇誠何助之有

知至則便意識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爾知

至而至之者知至而往至之乃吉之先見故曰

可與幾也知終而終之則可與存義也

知至知

知終終之主終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有乾道也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

脩辭立其誠文質之義

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與
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皆心也自
分心迹以下一段皆非

息訓為生者蓋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矣中
無間斷碩果不食則便為復也寒往則暑來暑
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要
思而得之

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
權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
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
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
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
只在公私之間爾

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夏之病常在

近小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張
常過高而不仁故以切己之事答之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道有冲漠之氣象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
其德夫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一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二

明道先生語二

戊冬見伯淳先生洛中所聞劉絢質夫錄
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三月
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者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繼之者善也出道
則有用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却只是性各正
性命者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
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如此
則亦無始亦無終亦無因甚有亦無因甚無亦

無有處有亦無無處無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

意亦如此若以生為生養之生却是循道之謂教也至下文始自云不能者敗以取

細別乃是教也

且嘆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為中則四邊無中乎若

以中外之中為中則外而無中乎如生生之謂

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

畫為易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箇中來為

中

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單瓢陋

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自有深

意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此理也在止於至善反己

守約是也

楊子出處使人難說孟子必不肯為楊子事

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

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揜焉者真所謂狂矣

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

理所以為夫子笑若知為國以禮之道便却是
這氣象也

人之學當以大人為標絜然上面更有化爾人當

學顏子之學

一作事

窮理盡性矣曰以至於命則全無着力處如成於
樂樂則生矣之意同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
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蓋於是始有所得而
樂之以子貢之才從夫子如此之文方嘆不可

得而聞亦可謂之鈍矣觀其孔子沒築室於場
六年然後歸則子貢之志亦可見矣他人如子
貢之才六年中待作多少事豈肯如此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
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
是甚又措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
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
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
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與位字非聖人不
能言子思蓋特傳之耳

顏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則是深知道之無窮
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佗人見孔子甚遠顏子
瞻之只在前後但只未在中間爾若孔子乃在
其中焉此未達一間也

成性存存便是道義之門

凡人才學便須知着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二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三

明道先生語三

亥八月見先生于洛所聞 劉絢質夫錄

公族有罪磬于甸人如其倫之喪無服明無罪者
有服也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一無之之害甚於楊墨揚

氏為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

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老

一作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害尤甚

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禮云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縋而行事似亦太早雖不以卑廢尊若既葬而行之宜亦可也蓋未葬時哀戚方甚人有所不能祭爾

良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釋氏只曰止知之止乎

吳本罪作

惡誅作去

釋氏無實

釋氏說道辭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不見四旁故皆不能處事聖人之道則如在平

與之中四方莫不見也

釋氏本怖死生為利豈是公道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心養性存一段事則無矣彼故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

一作己或非矣

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為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互偽教而人可化乎

曾子易箒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為律身為度也
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
只在慎獨

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知仁勇也若孔子所謂成
人亦不出此三者臧武仲知也孟公綽仁也卞
莊子勇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三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四

明道先生語四

亥九月過汝所聞

劉絢質夫錄

絢問先生相別求所以教曰人之相愛者相告戒
必曰凡事當善處然只在仗忠信只不忠信便
是不善處也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
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無佗為二
者為己為入之道也

為己為人吳本
作治己治人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

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先生曰弘

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

讀書要玩味

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

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

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

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皆是一貫

待國曰若有人便明得了者伯淳信乎曰若有人

則豈不信蓋必有生知者然未之見也凡云為

學者皆為此以下論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

也知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便

是至言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

與聖人同乎

佛言前後際斷純亦不已是也彼安知此哉子在

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

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詩曰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
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
也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
其要只在慎獨

學要在敬也誠也中間便一作有箇仁博學而篤
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意敬主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或問繫辭自天道言中庸自人事言似不同曰同
繫辭雖始後天地陰陽鬼神言之然卒曰默而

或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亦曰鬼神為
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
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
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
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是豈不同

人多言廣心浩大然未見其人也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樂與憂皆道也非己之私也
聖人致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佛氏總

為一己之私是安得同乎聖人循理故平直而易行異端造作大小大費力非自然也故失之遠

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

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釋氏之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四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五

伊川先生語一

入關語錄

志氣之帥不可小觀

知知仁守勇決

涵養吾一

主一無適敬以直內便有浩然之氣浩然須要實識得佗則大直不習無不利

敬即便是禮無己可克

大而化則己與理一 無己

致知則有知有

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於密

密是甚

六經之言在涵濡中默識心通

精義為本

道無精粗言無高下

物則一作中事也凡事上窮極其理則無不通

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

知不專為藏往易言知來藏往主著卦而言

物形便有大小精粗神則無精如神則是神不必

言作用三十幅共一轂則為

若無轂輻何以

氣象卑然不類

問之知之得之有之

耳到聽度

養心莫善於寡欲不欲則不是所欲不必沉溺只

有所向便是欲

人惡多事或人憫

一作憫

事雖多盡是人事人

事不教人做更責誰何

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

聖人盡道以其身所行率二下是欲天下皆至於

聖人佛以其所賤者教天下是悞天下也人愈

才明往往所涵溺愈深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只是言孔子川流是日用處

大德是存主處敦如俗言敦禮義敦本之意

或曰正叔所定婚儀復有婿往謝之禮何謂也曰

如此乃是與時稱今將一古鼎古敦音用之自

是人情不稱兼亦與天地風氣不宜禮時為大

須當損益夏商周所因指益可知則能繼周者

亦必有所損益如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

之冕樂則韶舞是夏時之一類可從則從之蓋古

人今人自是年之壽夭形之大小不同古之禮

衣冠者鬼備質厚氣象自別若使今人衣古冠

冕情性自不相稱蓋自是氣有溥漓正如春氣

盛時生得物如何春氣衰時生得物如何必然

別今之始開荒田初歲種之可得數倍及其久

則一歲薄於一歲此乃常理觀三代之時生多

少聖人後世至今何故寂寥參未聞蓋氣自是有

盛則必有衰衰則終必復盛若冬不春夜不晝

則氣化息矣聖人主化如禹之治水順則當順

之治則須治之古之伏羲豈不能垂衣裳必待
堯舜然後垂衣裳據如此事只是一箇聖人都
做得了然必須數世然後成亦因時而已所謂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須是先有溥博淵泉也
方始能時出自無溥博淵泉豈能時出之大抵
氣化在天在人一般聖人其中只有功用放勳
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正須如此徇
流俗非隨時知事方正嚴毅四立乃是隨時也
舉禮文却只是一時事要以補大可以風後

世却只是明道 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
其間必有名世者大數則是然不消催促他
冠禮廢則天下無成人或人欲如魯公十二而冠
此不可冠所以責成人十二年非可責之時既
冠矣且不責以成人事則終其身不以成人望
他也徒行此節文何益雖天子諸侯亦必二十
而冠

信而後諫唯能信便發得人志
龍女衣冠不可定龍獸也衣冠人所被豈有禽獸

可以被人衣冠若以為一龍不當立數十廟若以為數十龍不當同為善濟夫人也大抵決塞莫非天地之祐社稷之福計臣之功兵卒之力不知在此彼龍何能為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箦須臾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為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心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實若見得必不肯安

不安人之一息然有所不肯為及三件事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為穿窬必不為其他事未必言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若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之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

也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
勉強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寧其見得則烏能
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一作義生不安
於死一作死文身受木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

心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

儘有商量

於心謂之有德自然肝然見於面盎於背施
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豈待勉強也

葬埋所慮者水與蟲耳晉郭支為王導所致及其
病乞還山欲枕石而死貴人留之曰深山為虎
狼食不其酷哉曰深山為虎狼食貴人為螻蟻
食一也故葬者鮮不被蟲者雖極深亦有土蟲
故思木之不壞者得柏心為久後又見松脂錮
之又益久故用松脂塗棺

語高則旨遠言約則義微大率六經之言涵濡無
有精粗欲言精微言多則愈粗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灑掃應對是

其然必有所以然

浩然之氣既言氣則已是大段有形體之物如言
志有甚迹然亦儘有形象浩然之氣是集義所
生者

既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
義譬之以金為器及其器成方命得此是金器
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為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
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
更何復資於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為造化近

吾身其開闔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無此本

四字有假吸復入以為呼吸則自然生人氣之

生生一作人於真元天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

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

一作已涸之氣却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

是理也盛則便有衰書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

天地中如洪鑪何物不銷鑠了

範圍天地之化天本廓然無窮但人以目力所及
見其寒暑之序日月之行立此規模以窺測它

天地之化不是天地之化其體有如城郭之類
都盛其氣假使言日升降於三萬里不可道三
萬里外更無物又如言天地升降於八萬里中
不可道八萬里外天地盡學者要默體天地之
化如此言之甚與天地不相似其卒必有窒礙
有人言無西海便使無西海亦須是有山無陰陽處

便無日月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今
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

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

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為誠便存閑邪更著

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一作慮則自然生

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

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

是内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一本無此字

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

晝夜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為中庸

道則自然生萬物今夫春生夏長了一番皆是道
之生後來生長不可道却將既生之氣復來却
要生長道則自然生生不息

釋氏之學更不消對聖人之學比較要之必不同
便可置之今窮其說未必能窮得佗比至窮得
自家已化而為釋氏矣今且以迹上觀之佛逃
父出家便絕人倫只為自家獨處於山林人鄉
裏豈容有此物大率以所賤所輕施於人此不
惟非聖人之心亦不可為君子之心釋氏自己

不為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而謂佗人不能如是
容人為之而已不為別做一等人若以此率人
是絕類也至如言理性亦只是為死生其情本
怖死愛生是利也

敬以直內有主於內則虛自然無非僻之心如是
則安得不虛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著此
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為此語雖近似常
人所論然持之一本有必別

天子七廟亦恐只是一日行禮考之古則戊辰同

祀文武考之今則宗廟之祀亦是一日
祭無大小其所以交於神明接鬼神之義一也必
齊不齊則可以交神明

曆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
洛下閎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
然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
數攤在所曆之年看一歲差著幾分其差後亦
不定獨郤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
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盈

陽常盈故只於這漲一作裏差了曆上若是通理
所通為多堯夫之學大抵似揚雄然亦不盡如
之常窮味有二萬八千六百此非人所合和是
自然也色有二萬八千六百又非人所染畫得
亦是自然也獨聲之數只得一半數不行蓋聲
陽也只是於日出地上數得到日入地下遂數
不行此皆有理譬之有形斯有影不可謂今日
之影却收以為來日之影據皇極經世色味皆
一萬七千二百四疑
此記者
之候

君子宜獲祐然而有貧悴短夭以至無繼者天意如何氣鍾於賢者固有所不周也

閑邪則固

主一有

一矣然

主一作

一則不消言閑邪

有以一為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

一作

一者無

佗只是整齊

莊一作

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

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

必有事焉有事於此

敬一作

也勿正者若思此而曰

善然後為之是正也勿忘則是必有事也勿助

長則是勿正也後言之漸重須默識取主一之

意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

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

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臣公之家行之

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

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

釋氏尊宿者自然覺悟是既已達道又却須要印

證則是未知也得佗人道是然後無疑則是信

人言語不可言自信若果自信則雖甚人言語亦不聽

學者之流必談禪者只是為無處撈摸故須入此大德敷化於化育處敷本也小德川流日用處也

此言仲尼與天地同德

有言未感時知如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道敬以直內也

後殺木訥何求而曰一作近仁只為輕浮巧利於

仁甚遠故以此為近仁此正與巧言令色相反
有土地要之耕而種粟以養人乃宜今以種果實只做果子喫了種糯使之化為水飲之皆不濟事不穩當

顏孟之於聖人其知之深淺同只是顏子尤溫淳淵懿於道得之更深一作粹近聖人氣象

率氣者在志養志者在直內

率性之謂道率循也若言道不消先立下名義則茫茫也何處下手何處著心

文字上一有雖字無間暇終是二字無少工夫然思慮則

儘不廢於外事雖奔迫然思慮儘悠悠

釋氏之學又不可道佗不知亦儘極一作及乎高深

然要之卒歸乎自私自利之規模何以言之天

地之間有生便有死有樂便有哀釋氏所在便

須覓一箇纖奸打訛處言免死生齊煩惱卒歸

乎自私老氏之學更挾些權詐若言與之乃意

在取之張之乃意在翕之又大意在愚其民而

自智然則秦之愚黔首其術益亦出於此

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

未盡者也

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快活

生知者只是佗生自知義理不待學而知縱使孔

子是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於老聃訪官名

於郊子何害於孔子禮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

不可鑿空撰得出須是問佗先知者始得

蕭何大營宮室其心便不好只是要得斂怨自安

謝安之營宮室却是隨時之宜以東晉之微寓
於江表其氣奄奄欲盡且以慰安人心

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而須放佗入
來者有三事一是有未坑二十萬秦子弟在外
恐內有父兄為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
是有懷王

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至精義入神通
貫只一理雖灑掃應對只看所以然者如何
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

如禘嘗之義如視諸掌中庸亦指而示之近皆
是恐人不喻故特語之詳然則中庸之書決是
傳聖人之學不雜子思恐傳授漸失故著此一

卷書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

將公便喚做仁

一本有將字

公而以仁體之故為仁

只為公則物我無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
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只是敬也敬則是不私之說也才不敬便私欲萬端害於仁聖人之言依本分至大至妙事語之若尋常此所以味長釋氏之說纔見些便驚天動地言語走作却是味短只為乍見不似聖人見慣如中庸言道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釋氏言非黃非白非醜非苦費多少言語
寂然不動萬物森然已具在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內感不是外面將一件物來感於此也

有人旁邊作事已不見而只聞人說善言者為敬其心也故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主於一也主於內則外不入敬便心虛故也必有事焉不忘不
要施之重便不好敬其心乃至不接視聽此學者之事也始學豈可不自此去至聖人則自是
從心所欲不踰矩

孔子自十五至七十進德直有許多節次聖人未必然然亦是且一作為學者立下一法盈科而後進須是成章乃達

自古元不曾有人解仁字之義須於道中與佗分
別出五常若只是兼體却只有四也且譬一身
仁頭也其佗四端手足也至如易雖言元者善
之長然亦須通四德以言之至如八卦易之大
義在乎此亦無人曾解來軋健坤順之類亦
不曾果然體認得
登山難為言以言聖人之道大觀瀾必照因又言
其道之無窮瀾水之動處苟非源之無窮則無
以為瀾非日月之明無窮則無以容光必照其
下又言其篤實而有光輝也一作篤實成章者

篤實而有光輝也今以瓦礫積之雖如山嶽亦
無由有光輝若使積珠玉小積則有小光輝大
積則有大光輝

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則語助也故者本如是
者也今言天下萬物之性必求其故者只是欲
順而不害之也故曰以利為本本欲利之也此
章皆為知而發行其所無事是不鑿也日至可
坐而致亦只是不鑿也
不席地而倚卓不手飯而七筋此聖人必隨時若

未有當且作之矣

昔謂異教中疑有達者或是無歸且安於此再嘗考之卒不達若達則於其前日所處不能一朝居也

觀曾子臨死易箦之意便知其不達朝聞道夕死可矣豈能安其所未安如毀其人形絕其倫類無君臣父子之道若達則不安也只夷言左衽尚可言隨其國俗至如人道豈容有異

受祥肉彈琴恐不是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飲酒食肉以全哀况彈琴可乎使其哀已忘則何必彈琴

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為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此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為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

省易一作

儒者其卒必多一作入異教其志非願也其勢自然

如此蓋智窮力屈欲休來又知得未安穩休不得故見人有一道理其勢須從之譬之行一大道坦然無阻則更不由徑只為前面逢著山逢著水行不得有窒礙則見一邪徑欣然從之儒者之所以必有窒礙者何也只為不致知知至至之則自無事可奪今夫有人處於異鄉元無安處則言某處安某處不安須就安處若已有家人言住人家為安已必不肯就彼故儒者而卒歸異教者只為於己道實無所得雖曰聞道終不曾實有之

佛莊之說大抵畧見道體乍見不似聖人慣見故其說走作

時所以有古今風氣人物之異者何也氣有淳漓自然之理有盛則必有衰有終則必有始有晝則必有夜譬之一片地始開荒田則其收穀倍及其久也一歲薄於一歲氣亦盛衰故也至如

東西漢人才文章已來皆別所尚異也尚所以
異亦由心所為心所以然者只為生得未如此
至如春夏秋冬所生之物各異其栽培澆灌之
宜亦須各以其時不可一也須隨時只如均是
春生之物春初生得又別春中又別春盡時所
生又別理之隨時處宜只是正得當時事所謂
時者必明道以貽後人

謂因苦學而至失心者學本是治心豈有反為
害其氣本不盛然而能不病無倦忘者只是

一箇慎生不恣意其於外事思慮儘悠悠

合而言之道也仁固是道道却是總名

大而化之只是謂理於己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
度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已便
是尺度尺度便是己顏子正在此若化則便是
仲尼也在前是及在後是過之此過不及甚
微惟顏子自知佗人不與卓爾是聖人立處顏
子見之但未至爾

格物窮理非是要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

盡其佗可以類推至如言孝其所以為孝者如
何窮理二字無此如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
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如千蹊
萬徑皆可適國但得一道入得便可所以能窮
者只為萬物皆是一理至如一物一事雖小皆
有是理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居敬則自然行
而若居簡而行簡却是不簡只是所居者已剩
一簡字

曰藏於密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

聖人之道如河圖洛書其始止於畫上便出義後
之人既重卦又繫辭求之未必得其理至如春
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過只是當年數人而
已學者不觀佗書只觀春秋亦可盡道

物理湏是要窮若言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
以幽顯若只言天只是高地只是深只是已辭
更有甚

敬則無己可克

一有學
者之字

始則湏絕四

一有
去字

人之身有形體未必能為主若有人為繫膚將去
隨其所處已有不得與也唯心則三軍之衆不
可奪也若并心做主不得則更有甚

夷惠之行未必如此且如孔子言不念舊惡怨是
用希則伯夷之度量可知若使伯夷之清既如
此又使念舊惡則除是抱石沉河孟子所言只
是推而言之未必至如此然聖人於道防其始
不得不如是之嚴如此而防猶有流者夷惠之
行不已其流必至於孟子所謂夷是聖人極清

處惠聖人極和處聖人則無之而時出之清起
何止於偏其流則必有害墨子之道雖有尚同
無愛之說然觀其書亦不至於視隣之子猶兄
之子蓋其流必至於此至如言伊尹始在畎畝
五就湯五就桀三聘翻然而後豈不是時然後
來見其以天下自任故以為聖人之任

聲數

由經窮理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與勉而中思而得何止有差

等直是相去懸絕不勉而中即常中不思而得
即常得所謂從容中道者指位所見而言之人
若不勉不思得自在道上行又何必言中不中
不勉不思亦有大小深淺至於曲藝亦有不勉
不思者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
模雖畧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須心潛默識玩
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
須熟玩味味一無字聖人之一無字氣象不可只於名
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宇

天地之化育自人而言之從盡其性至盡物之
性然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
言人盡性所造如是若只是至誠更不須論所
謂人者天地之心及天聰自我民聰明止謂
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自有分
浩然之氣所養各有漸所以至於充塞天地必積
而後至行不慊于心止是防患之術須是集義
乃能生
不可一朝居者孟子之時大倫亂若君聽於臣父

聽於子動則弑君弑父須著變是不可一朝居也然魯有三桓無以異齊何以魯一變至於道魯只是不脩周公之法齊既壞太公之法後來立法已是苟且及其末世并其法又壞亂甚於魯故其弑亦先於魯孔子之任於魯所一作以為之死得可為處便為如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一事正則百事自己不得傳言以魯之衆加齊之半此非孔子請討之計一作如此則孔子一作待去角力借使言行亦上有天子下有方伯

謀而後行

禮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此語至常淺孔子固能如此但觀其氣象不似聖人之言

嘗觀自三代而後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耻為之綱紀故能如此蓋睿主開基規模自別

大綱不正萬目即紊唐之治道付之尚書省近似

六官但法不具也後世無如宇文周其官名法
度小有可觀隋文之法雖小有善處然皆出臆
斷惟能如此故維持得數十年

隕石於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飛倒逆飛也倒
逆飛必有氣驅之也如此等皆是異事也故書
之大抵春秋所書灾異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
道如石隕于宋而言隕石夷伯之廟震而言震
夷伯之廟此天應之也但人以淺狹之見以為
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言灾異皆牽合不足

信儒者皆此因盡廢之

麟乃和氣所致然春秋之時有者何以為應天之
氣豈可如此間別如聖人之生亦天地交感五
行之秀乃生聖人當戰國之際生孔子何足怪
况生麟聖人為其出非其時故有感如聖人生
不得其時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如何
曰春秋不害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
孔子之意蓋亦有素因此一事乃作故其書之
成復以此終天祗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

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書八卦亦須作

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理固深說則無可說所以陰

陽者道既曰氣則便是一作二言開闔已一作

是感既二則便有感所以開闔者道開闔便是

陰陽老氏言虛而生氣非也陰陽開闔本無先

後不可道今日有陰明日有陽如人言形影蓋

形影一時不可言今日有形明日有影有便齊

有

不動感而遂通此已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

萬理皆具更不說感與不感

中和若只於人分上言之則喜怒哀樂未發既發

之謂也若致中和則是達天理便見得天尊地

卑萬物化育之道只是致知也

索隱行怪是過者也半途而廢是不及也不見知

不悔是中者也

中者只是不偏偏則不是中庸只是常猶言中者

是大中也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天下不易之

理也是經也孟子只言反經中在其間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之書雖是
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袞說了今之語道多說高
便遺却卑說本便遺却末

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也小人更有甚中庸
脫一反字小人不主於義理則無忌憚無忌憚
所以及中庸也亦有其心畏謹而不中亦是反
中庸語意有淺深則可謂之中庸則不可

知天命是運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命者是
天之所賦與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

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然
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狹淺之見求之
便為差互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德
者能之如脩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
之至於聖賢皆此道也

夢說之事是傳說之感高宗高宗感傳說高宗只
思得聖賢之人須是聖賢之人方始應其感若
傳說非聖賢自不相感如今人卜筮著在手事
在未來吉凶在書策其卒三者必合矣使書策

之言不合於理則自不驗

隕石無種種於氣麟亦無種亦氣化厥初生民亦如是至如海濱露出沙灘便有百蟲禽獸草木無種而生此猶是人所見若海中島嶼稍大人不及者安知其無種之人不生於其間若已有人類則必無氣化之人

匹夫至誠感天地固有此理如鄒衍之說太甚只是盛夏感而寒慄則有之理外之事則無如變夏為冬降霜雪則無此理

配義與道即是體用道是體義是用配者合也氣儘是有形體故言合氣者是積義所生者却言配義如以金為器既成則目為金器可也

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之氣常停不可都生君子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如是則一無此三字作無字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蓋堯舜之世只是以禮樂法度驅而之善盡其道而已然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為

惡不能成其惡雖堯舜之世然於其家乖戾之
氣亦生朱均在朝則有四凶久而不去

離了陰陽便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
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
密也

細緼陰陽之感

志氣之帥若論浩然之氣則何者為志志為之主
乃能生浩然之氣志至焉氣次焉自有先後

醫者不詣理則處方論藥不盡其性只知逐物所

沿不知合和之後其性又如何假如訶子黃白
礬白合之而成黑黑見則黃白皆亡又如一二
合而為之三三見則一二亡離而為一二則三
亡既成三又求一與二既成黑又求黃與白則
是不知物性理一作古之人窮盡物理則食其味
嗅其臭辨其色知其某物合某則成何性天有
五氣故凡生物莫不具有五性居其一而有其
四至如草木也其黃者得土之性多其白者得
金之性多

宗子法廢後世譜牒尚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古人為學易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舞勺舞象有絃歌以養其耳舞干羽以養其氣血有禮義以養其心又且急則佩常緩則佩弦出入聞巷耳目視聽及正事之施如是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今之學者只有義理以養其心河北只見鯀隄無禹隄鯀堙洪水故無功禹則導之而已

五祀恐非先王之典皆後世巫祀之

一作誑祀無之字誑又作

淫言報則遺其重者井人所重行守廊也其功幾何

雖庶人必祭及高祖比至天子諸侯止有疏數耳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鑪雖生物銷鑠亦盡况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至如海水潮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無也月出則潮水生也非却是將已涸之

水為潮此是氣之終始開闔便是易一闔一闢
謂之變

傳錄言語得其言未得其心必有害雖孔門亦有
是患如言昭公知禮巫馬期告時孔子正可作一
合不答其問必更有語言具巫馬期欲反命之
意孔子方言苟有過人必知之蓋孔子答巫馬
期亦知之陳司敗亦知之矣又如言伯夷柳下
惠皆古聖人也若不言清和便以夷惠為聖人
豈不有害又如孟子言放勳曰只當言堯曰傳

者乘放勳為堯號乃稱放勳曰又如言聞斯行
之若不因公西赤有問及仲由為比便信此一
句豈不有害又如孟子齊王欲養弟子以萬鍾
此事欲國人矜式孟子不可處但時子以利
誘孟子孟子故曰如使予欲富舜十萬而受萬
是為欲富乎若觀其文只似孟子不肯為國人
矜式須知不可以利誘之意舜不告而娶須識
得舜意若使舜便不告而娶固不可以其父頑
過時不為娶堯去治之堯命瞽使舜娶舜雖不

告堯固告之矣堯之告之也以君治之而已今
之官府治人之私者亦多然而象欲以殺舜為
事堯奚為不治蓋象之殺舜無可見之迹發人
隱慝而治之非堯也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
理之要然侗經豈不可以窮但侗經論其義春
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嘗語學者
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
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

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若以手之
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
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為
中權之為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為權義也然也
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
格物亦須積累涵養如始學詩者其始未必善則
悠久須差精入則只是舊人其見則別

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遂遂一無字終之須以知為
本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者

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飢而不食鳥喙人不
蹈水火只是知人為不善只為不知知至而至
之知幾之事故可與幾知終而終之故可與存
義知至是致知博學明辨審問慎思皆致知知
至之事篤行便是終之如始條理終條理因其
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至即能終之

春秋傳為案經為斷

古之學者先由經以識義理蓋始學時盡是傳授
後之學者却先須識義理方始看得經如易

辭所以解易令人須看了易方始看得繫辭本

云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
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

至大至剛以直不言至直此是文勢如治世之音

安以樂怨以怒粗以厲噍以殺皆此類

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
惟自失無以誤人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
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
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心須變大

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

學者好語高正如貧人說金說黃色說堅軟道佗不是又不可只是好笑不曾見富人說金如此仲尼於論語中未嘗說神字只於易中不得已言數處而已

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

以物待物不可以已待物

古所謂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齊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

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宗即但不

別立廟為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

此義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

適足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

真元之氣氣之所由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

涵養而已若魚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為之但

必以水涵養魚乃得生爾人居天地氣中與魚

在水無異至於飲食之養皆是外氣涵養之道

出入之息者闔闢之機而已所出之息非所入

之氣但真元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止當闔時隨之而入非假此氣以助真元也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

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

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

人有養便古定志於學

做官奪人志

星辰若以日月之次為辰則辰上恐不容二十八

舍若謂五星則不可稱辰或恐只是言北辰皆

星也何貴乎北辰北辰自是不動只不動便是

為氣之主故為星之最尊者

主一作宗

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既律不可求人耳

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為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
得則終身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至如今之度
量權衡亦非正也今之法且以為準則可非如
古法也此等物雖出於自然一有之亦須人為
之但古人為之得其自然至於如一作規矩則極
盡天下之方圓

律曆之法今亦粗存但人用之小耳律之遺則如
三命是也其法只用五行支幹納音之類曆之
遺則是星筭人生數一作然皆有此理苟無

理却推不行

素問之書必出於戰國之末觀其氣象知天之
氣運只如此但繫看者如何設如定四方分五
行各配與一方是一般絡角而看之又一般分
而為二十四又一般規模大則大規模小則小
然善言亦多如言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
古者必有驗於今善觀人者必有見於己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
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

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
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以復生物極必返其理
須如此有生必有死有始便有終

守身為大其事固有大者正惟養疾亦是守身之
一齋戰疾聖人之所慎

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
如是祭祀亦須如是其疏數之節未有可考但
其理必如此七廟五廟亦只是祭及高祖大夫
士雖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廟則雖異亦不

害祭及高祖若止祭禘只為知母而不知父會
獸道也祭禘而不及一有祖非人道也高字

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理皆是合祭之義禘從帝
禘其祖之所自出之帝以所出之帝為東向之
尊其餘合養於其前是為禘也諸侯無所出之
帝只是於太祖廟一有羣廟之主合食是為祫
魯所以有禘者只為得用天子禮樂故於春秋
之中不見言祫只言禘言大事者即是祫言大
事於太廟躋僖公即是合食閔僖二公之義若

時祭一有即字當言有事吉禘於莊公只是禘祭言
言者以其行之太早也四時之祭有禘之名只
是禮文交錯

郊祀配天宗祀配上帝天與上帝一也在郊言天
以其冬至生物之始故祭於圓丘而配以祖陶
匏程秣掃地而祭宗祀言上帝以季秋成物之
時故祭於明堂而配以父其禮必以宗廟之禮
享之此義甚彰灼但孝經之文有可疑處周公
祭祀當推成王為主人則當推武王以配上帝

不當言文王配若文王配則周公自當祭祀矣
周公必不如此

仁義禮智信於信上要言此五事須要分別出若
仁則固一一所以為仁惻隱則屬愛乃情也非
性也恕者入仁之門而恕非仁也因其惻隱之
心知其有仁惟四者有端而信無端只有不信
更無一作硬信如東西南北已有定體更不可言
信若以東為西以南為北則是有不信如東即
東西即西則無一有不信

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日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

聖狂聖不必是睿聖狂不必是狂猶只是智通者便言聖如聖義中和豈必是聖人

尸如配位時男男尸女女尸祭事主嚴雖同時共室亦無嫌與喪祭執事不嫌同義執事且爾况今日事之便如國之先君與夫人如合祭之時考妣當各異位蓋人情亦無男婦同坐之禮如

特祭其廟之時則不害夫婦並祭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為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一本無此四字唯是心一作在人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未奪之今夫瓶罍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於內

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作事更不能入若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至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一作不一言敬無如聖人之言一無聖人之言四字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

閑邪存誠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垣墻不修不能防寇寇從東來逐之則復有自西入逐得一人一人復至不如修其垣墻則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

學禪者嘗謂天下之忙者無如市井之人答以市井之人雖日營利然猶有休息之時至忙者無如禪客何以言之禪者之行往坐卧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此便是常忙

論語有二處堯舜其猶病諸博施濟眾豈非聖人

之所欲然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
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然所養有所不贍此
病其施之不博也聖人所治不過九州四海然
九州四海之外聖人非不欲兼濟然所治有所
不及此病不能濟衆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
姓則為病可知苟以為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
人脩己以安百姓須有所施乃能安人此則
自我所生學至堯舜則自有堯舜之事言堯
者必言曾子不可
謂曾子之孝已甚
集義所生非義嚴而取之也集義是積義所生如

集大成若累土為山須是積土乃成山非是山
已成形乃名為義一作山浩然之氣難識須要
一作土
認得當行不慊於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然亦
未盡須是見至大至剛以直之三德方始見浩
然之氣若要見時且看取地道坤六二直方大
不習無不利方便是剛大便是大直便是直於
坤不言剛而言方者言剛則害於地道故下一作
不復云至柔而動也剛以其先言柔而後云剛
無害大只是對小而言是大也剛只是對柔而

言是剛也直只是對曲而言是直也如此自然
不習無不利坤之六二只為己是地道又是二
又是六地道之精純者至如六五便不同欲得
學且只看取地道坤須是學者之事然亦有聖
人之道乾九二是聖人之事坤六二是學者之事聖賢之道其發無
二但至一作有深淺大小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無可
得名且以至善目之繼之者善此言善却言得

輕但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惡

舜孳孳為善若未接物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便
是為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無

言一作為

顏子擇中庸得善拳拳中庸如何擇如博學之又
審問之又明辨之所以能擇中庸也雖然學問
明辨亦何所據乃識中庸此則存乎致知致知
者此則在學者自加功也大死於道擇之則在
乎智守之則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人之於道

只是患在不能守不能斷

必有事焉謂必有所事是敬也勿正正之為言輕
勿忘是敬也正之之甚遂至於助長

編闕整續終自正和叔未知終自得否

墨子之書未至大有兼愛之意及孟子之時其流
浸遠乃至若是之矣揚子為我亦是義墨子無
愛則是仁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直至無父無
君如此之甚

世人之學博聞強識者豈少其中無有不入禪學

者就其間特立不惑無如子厚堯夫然其說之
流恐未免此敝

揚子似出於子張墨子似出於子夏其中更有過

不及豈是師商不學於聖人之門一本張作夏夏作張

約是敬

與叔季明以知思間見為患其甚喜此論邂逅却

正語及至要處世之學者大敝正在此若得作

折難堅叩方能終其說直須要明辨

康仲一作極問人之學非願有差只為不知之故遂

流於不同不知如何持守先生言且未說到持
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致知盡知也窮理格
物便是致知

禮孰為大時為大亦須隨時當隨則隨當治則治
當其時作其事便是能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尋常人言隨時為且和同只是流徇耳不可謂
和和則已是和於義故學者患在不能識時而
出之亦須有溥博淵泉方能出之今之人自
是與古之人別其風氣使之至如壽考形貌皆

曰古人皆不減百餘歲今豈有此人觀古人形
象被冠冕之類今人豈有此等人故籩豆簠簋
自是不可施於今人自時不相稱時不同也時
上儘窮得理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
必有名世者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佗嘿識得此
體用大約是如此豈可催促得佗堯之於民
直輔翼聖賢於此間見些功用舉此數端可以
常久者示人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損益可知嘿
觀得者須知三王之禮與物不必同自畫卦垂

衣裳至周文方備只為時也若不是隨時則一
聖人出百事皆做了後來者沒事又非聖人智
慮所不及只是時不可也

只歸之自然則無可觀更無可玩賸一作高

雲從龍風從虎龍陰物也出來則濕氣蒸然自出
如濕物在日中氣亦自出雖木石之微感陰氣
尚亦有氣則龍之興雲不足恠虎行處則風自
生龍只是獸茅山華陽洞曾跳出其狀殊可愛
亦有時乾處能行其行步如虎茅山者則不

入北五臺者則傷人又有曾於鐵狗廟下穿得
一龍卵後寄於金山寺龍能壅水上寺門取卵
不得龍所以知者許大物亦自靈也龍以卵生
者亦非神更一等龍必須胎生
極無適而不為中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五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六

伊川先生語二

己巳冬所聞

問孔子稱伯夷叔齊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何也
曰以夷齊之隘若念舊惡將不能處世矣

問子貢曰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可謂仁乎子曰何
事於仁必也聖乎仁聖何以相別曰此子貢未
識仁故測度而設問也惟聖人惟能盡仁然仁
在事不可以為聖又問堯舜其猶病諸果乎曰
誠然也聖人惟恐所及不遠不廣四海之治也

孰若兼四海之外亦治乎是嘗以為病也博施濟衆事大故仁不足以名之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趙景平問未見蹈仁而死者何為蹈仁而死曰赴水火而死者有矣殺身成仁者未之有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六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七

伊川先生語三

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仲慶亦不見說獨答顏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二千年来亦無一人識者

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
善讀中庸者只得此一卷書終身用不盡也
睽之上九離也離之為德在諸卦矣不以為明獨
於睽便變為惡以陽在上則為亢以剛在上則
為狠以明在上變而為察以狠以察所以為睽
之極也故曰見豕負途載鬼一車皆自任已察
之所致然往而遇雨則吉遇雨者睽解也睽解
有二義一是物極則必反故睽極則必通若睽
極不通却終於睽而已二是所以能解睽者却

是用明之功也

大抵卦爻始立義既具即聖人別起義以錯綜之
如春秋已前既以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
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尖之
也

先生嘗說某於易傳今却以自成書但逐旋修改
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
時道德日負於初心然某之易傳後來所改者
無幾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

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
今人解詩全無意思此却待出些文字中庸書
却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畊易耨播種五穀
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為器用吾得而用
之甲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
却如此閑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
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
庶幾有補爾陳長方見尹子於姑蘇問中庸解
尹子云先生自及為不滿意焚之
矣

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理不若察之於身其得尤切
酒者古人養老祭祀之所用今官有榷酤民有買
撲無故輒令人聚飲亦大為民食之蠹也損民
食惰民業招刑聚寇皆出於此如樽節得酒課
民食亦為小克分明民食却釀為水後令人飲
之又不當飢飽若未能絕得買撲若且只諸縣
都鄙為之亦利不細

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眾
理然後脫然自有悟處然於物上理會也得不

理會也得

且須於學上格物不可不詣理也

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衆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耻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或問古之道如是之明後世之道如是不明其故何也曰此無佗知道者多即道明知者少即道不明也知者多少亦由乎教也以魯國言之止

及今之一大州然一時所出大賢十餘人豈不是有教以致然也蓋是聖人既出故有許多賢者以後世天下之大經二千年間求如一類閔者不可得也

大抵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此商只是不及此然而厚則漸至於蕪愛不及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揚墨至如揚墨亦未至於無父無

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
孟子辯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問者謂相去
不甚遠所爭毫末耳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
纔出義便是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為有利害
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
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
當為不當為便是命在其中也

經為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
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

人不由之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
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語雖有淺近處即却無包
含不盡處如樊遲於聖門最是學之淺者及其
問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且看此語有甚包含
不盡處他人之語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
惟聖人之言則遠近皆盡

今之為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濶步及到

峻處便遂巡

一本無便止二字云或以峻而遂止或以難而稍緩苟能遇難而益

堅間過則改何遠弗至也

先代帝王陵寢下多有閑田推其後每處只消與

田十頃與一閑官世守之至如唐狄仁傑顏杲

卿之後朝廷與官一人死則却絕不若亦如此

處之亦與田五七頃

後世骨肉之間多至仇怨忿爭其實為爭財使之

均布立之宗法官為法則無所爭

後世人理全廢小失則入於夷狄大失則入於禽

獸作禮

大凡禮必須有意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

其數祝史之事也

益長裕而不設謂故有此理而就上充長之設是

撰造也撰造則為偽也

人或以禮官為閑官某謂禮官之責最大朝廷一

有違禮皆禮官任其責豈得為閑官

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以宰相之職非

知學安能如此

曹參去齊以獄市為託後之為政者留意於獄者則有之矣未聞有治市者

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禮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脉今人都無只有箇義理之養人又不知求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學者所貴聞道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然求學者不必在同人中非同人又却無學者

孟子言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非是聖上別有一等

神人神即聖而不可知又曰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

儒行之篇此書全無義理如後世游說之士所謂誇大之說觀孔子平日語言有如是者否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對曰知禮彼國人來問君知禮否不成說不知禮也如陳司敗數昭公失禮之事而問之則有所不答顧左右而言佗及巫馬期來告正合不答然孔子答之者以陳司敗必俟其反命故須至答也

或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為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篤誠意燭理上知則穎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

古有教今無教以其無教直壞得人質如此不美今人比之古人如將一至惡物比一至美物

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故人未有不入學者三老坐於里門出入察其長幼揖讓之序如今所傳之

詩人人諷誦莫非止於義理之言今人雖白首未嘗知有詩至於里俗之言盡不可聞皆繫其習也以古所習安得不善以今所習安得不惡唐太宗後人只知是英主元不曾有人識其惡至如殺兄取位若以功業言不過只做得箇功臣豈可奪元良之位至如肅宗即位靈武分明是篡也

革言水火相息息止息也既有止息之理亦有生息之理睽卦不見四德蓋不容著四德繫言小

事吉者止是方睽之時猶足以致小事之吉不

成終睽而已須有濟睽之道一本睽卦以下別為一章

文中子言古之學者聚道不知道如何聚得

凡為政須立善法後人有所變易則無可柰何雖

周公亦知立法而已後人變之則無可柰何也

臨言八月有凶謂至八月是遯也當其剛浸長之

時便戒以陰長之意

紀侯大去其國大明責在紀也非齊之罪也齊侯

陳侯鄭伯遇于垂方謀伐之紀侯去其國齊師

未加而已公故非齊之罪也

春秋之文莫不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大

小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之力也

書大雩雩及上帝以見魯不當為與書郊者同義

書公伐齊納糾糾不當立故不言子糾若書子糾

則正了佗當得立也

凡易卦有就卦才而得其義者亦有舉兩體便得

其義者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此是就卦才

而得隨之義澤中有雷隨此是就象上得隨之

義也

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宗法須是一二鉅
公之家立法宗法立則人人各知來處

宗子者謂宗主祭祀也

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
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

凡大宗與小宗皆不在廟數

收族之義止為相與為服祭祀相及

所謂宗者以己之旁親兄弟來宗於己所以得宗

之名非己宗於人也

凡小宗以五世為法親盡則族散若高祖之子尚

存欲祭其父則見為宗子者雖是六世七世亦

須計會今日之宗子然後祭其父宗子有君道

祭祀須別男女之分生既不可雜坐祭豈可雜坐

祭非主則無依非尸則無享

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著却是偽

也必須用時之服

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却都無事禮

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主在寢一作於殯哭於何

物有自得天理者如蜂蟻知衛其君豺獺之祭禮

亦出於人情而已

祭先之禮不可得而推者無可奈何其可知者無

遠近多少須當盡祭之祖又豈可不報又豈可

厭多蓋根本在彼雖遠豈得無報

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謂承祭祀也然亦不當

道七十只道雖老無無主婦便得

二宗子如不一作為

宗子有君之道也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

只是言一箇中

一作體既

是喜怒哀樂未發

是有箇甚麼只可謂之中

如乾體便是健及分

在諸處不可皆名健然在

其中矣天下事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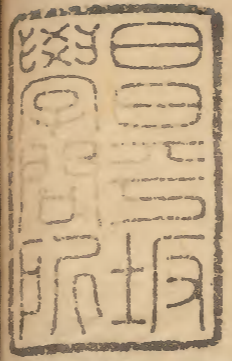
物皆有中發而皆中節謂

之和非是謂之和便

不中也言和則中在其中

矣中便是含喜怒哀樂在其中矣

如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箇



知見難人只被這箇知見不通透人謂要刀仁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一作有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事皆所當為不必得著意做纔著意做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

今人欲致知須要格物物不必謂事物然後謂之物也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會理得多相亦自然豁然有覺處

而不後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是不覺中如子莫執也欲執此二者之

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

立則見其參於前所見者何事
顏淵問仁而孔子告之以禮仁與禮果異乎
說先於樂者樂由說而後得然非樂則亦未足以語君子

白
紙
二
枚

三
氏
遺
書
第
十
七

